



柳文卷之三十

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  
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  
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  
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  
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  
瘡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盲沉  
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  
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慙勉

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  
務不知愚陋不可力疆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駭兀事  
既壅隔狠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  
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  
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詎訶  
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  
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  
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  
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  
何敢更俟除棄廢癘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  
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

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  
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  
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  
居夷獠之鄉甲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  
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  
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  
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牙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  
歛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夫人所  
昔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謹逐  
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  
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

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  
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  
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  
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使斬伐無  
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  
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  
身一敗萬事无裂身殘家破爲世大慘復何敢更望大君  
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  
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  
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  
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樞婦翁者然賴

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  
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  
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  
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  
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  
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  
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  
宣室倪寬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  
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漢  
恣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  
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

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劫  
切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  
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  
番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  
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與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  
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  
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比益輕  
瘡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  
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  
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  
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  
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  
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  
忠誠者用是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  
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  
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  
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  
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  
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  
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

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  
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  
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  
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  
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  
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  
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  
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  
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  
之上蒙以絃冕龔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  
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  
吾告之以士必有三問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  
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  
曰彼不足我而慕燥記我哉茲弗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  
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  
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  
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  
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  
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  
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  
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

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  
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  
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  
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  
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  
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  
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  
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  
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  
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  
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

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  
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  
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  
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  
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  
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  
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  
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  
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直非  
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  
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

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  
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  
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  
以衆疾動作不常耗耗然騷擾內生靈霧填擁慘沮雖有  
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  
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  
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  
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  
自苦以傷危敗之蒐哉中心之悃懣鬱結具載所獻許京  
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  
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

苟焉以叙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  
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  
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  
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  
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  
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  
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爲  
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  
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  
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  
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所有世嗣或



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  
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夫人旦夕歸朝廷  
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  
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埴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  
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  
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  
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  
者譁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  
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

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旣受禁錮而不能卽死者以爲  
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  
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  
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  
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  
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  
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  
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言語矣  
然若僕者承天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  
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特  
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戡然不遷者何耶十二

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  
塗得無意乎比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  
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  
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  
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  
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  
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艱結結軌軌忽不安之勢平居  
閉門口古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  
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

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  
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  
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  
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  
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  
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  
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  
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  
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  
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  
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爲罪兄知之勿

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爲常  
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  
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  
喙舌啁啾諫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  
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  
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  
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  
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徃復益喜曰  
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  
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  
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

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  
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  
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  
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  
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  
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冤鬼  
買土一鄠爲耕疇朝夕訶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  
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  
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籍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  
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  
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  
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  
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  
則膝顫音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  
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  
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  
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  
形影動成瘡疥美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  
何者譬如囚拘園土一過和景負牆檢摩伸展支體當此

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  
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  
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  
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  
復一一言之今僕廢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  
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  
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  
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  
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  
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  
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

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非

難也大底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起起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飈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講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瓌瓌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

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排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黯然出涕書不能旣宗元謹再拜

柳文卷之三十終

柳文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

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  
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  
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  
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  
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  
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  
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  
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  
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  
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  
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

班固不檢下崔浩沾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  
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  
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  
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  
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入也何能明則同職  
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  
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  
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  
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  
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  
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

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 與史官

退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

崔公時賜言事文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此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  
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  
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且又二  
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  
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  
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  
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  
其水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  
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鳥  
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  
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况廬而居者

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  
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  
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  
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  
忍適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  
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  
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酈去比竹茨草之室  
而增塼至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  
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僇嗇  
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  
誠慙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

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  
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  
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  
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  
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  
不識何以為異也子之所以為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  
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  
植為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為為人則吾愈不識也若  
果以為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歟之自

為果歟癘痔之自為癘痔草木之自為草木耶是非為蟲  
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為務勝之  
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為惡人恒為善人勝天則善者  
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  
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  
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  
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  
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  
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先者  
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  
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

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爲所歸怨之辭爾皆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美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爲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未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

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貳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

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卽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遂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荅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一義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註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

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必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淩生處盡得宗指辨疑集註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夫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燔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書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

義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今  
兄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  
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  
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輸平  
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  
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  
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  
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未學蕭  
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  
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  
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直舉其

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  
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  
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  
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  
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  
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  
烟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  
才每以師道會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  
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

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  
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  
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  
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  
以誣怪張之以闕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  
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  
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  
若蟻蛭然雖鳴其聲音誰爲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爲準  
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  
立學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  
如來言以汗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

不悉宗元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  
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  
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  
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  
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  
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  
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僂於世身編夷人名  
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  
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龍好說

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三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旣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歟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爲書者豈若是撫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

今余爲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慙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曠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剋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

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  
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  
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吏而不克躑躅而不進  
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  
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  
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  
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  
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  
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  
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  
漁獵前作狀賦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逢起

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矣  
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  
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  
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  
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  
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柳文卷之三十二

書

荅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  
長人者之志不惟克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  
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  
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  
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  
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  
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  
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

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  
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  
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  
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  
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  
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  
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括輿  
切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  
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  
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

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  
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  
其可理矣乎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  
後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蓋甚急而  
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  
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  
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  
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  
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  
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  
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

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  
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  
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  
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  
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徃復而除其惑焉不  
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  
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  
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  
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收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  
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  
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

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  
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  
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麓礦燥悍所  
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勒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  
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  
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  
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卽其類也而有居山之  
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  
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尤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

雄才博辨

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  
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庶以微食之使人榮  
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榮愉  
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  
類死灰淹頽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  
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  
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  
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  
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操曲皆可  
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騰空中立枯者皆可以忍  
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箕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

脰音拘攀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乘之  
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  
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一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  
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鼓  
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醫西  
子之里惡而贖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儻者皆  
而忍者可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駭樸鄙力農桑  
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  
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  
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  
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

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爲上次乃廣  
運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其英精  
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  
已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  
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文人用文雅從  
知已日以博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  
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  
爲朋行則若帶纏索處則若關桎梏北石于耻六而無切  
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擣焉若枿音隳墮焉若璞其形固若是

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夫人乃盛  
譽山澤之臞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  
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  
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  
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  
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  
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  
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天而  
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  
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  
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

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  
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  
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損  
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徃時京城西與夫人言者愚不能  
改亦欲夫人固徃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  
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  
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  
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  
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

旣言皆沮然眄睐嬖代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  
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  
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觀兄貌笑口  
順而神不借來及食時竊睨和燥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  
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  
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  
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音惠  
貫堅鳴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  
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  
言以爲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  
之苦言哉今愚甚吶嗷音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

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繞繞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天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及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

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道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

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生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爲是術也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聲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怵則愚

願椎肥牛擊大豕割頰羣羊以爲兄餼窮隴西之麥穀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醃字醃教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卽淡去樂以卽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柳文卷之三十二終

